桐山老農集

桐山老農集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臣等謹按桐山老農集四卷元魯貞撰貞字起元自號桐山老農開化人集中萬青軒記自稱曲阜人蓋曲阜其祖貫也貞生當元末明初是集中文作於元者皆題至正年號其入明以後惟題甲子有栗里抗節之思焉凡

桐山老農集　卷二

元　魯貞　撰

記

桐山脩學復田記

天生斯民不能自治也故生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家徧而人故設官以養而敎之建后稷敎之稼穡以養其生而升其俊秀於學建學校以明人倫使復其性而

文淵閣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

明昭若日月知所教矣而當時不知用也是以大道泯
而異端起風俗薄而人材靡追及我朝上自京師下
至州縣莫不有學學有生徒有廩膳而又表章程朱之
學以為教於天下則其養與教豈不超乎唐宋而追蹤
三代歟江山為縣在衢上游學在縣之西舊有田若干
為豪民據者十之二所入微而養士之資有所不給至
正六年監縣多爾濟侯來視學事怪生徒之不集也教
諭劉奎進曰田奪於豪民故無以為養也侯於是召鄭

明等而語之俾復其田未幾詹侯來尹斯邑遂力追復之於是鄭明周子顏等歸田四十五畝魚塘蔬圃不與是數而學之廩遂豐明年郡人周撝新主學事請曰棟宇敧撓楹桷頽陊風雨震撼之朝夕若不能支詹侯喟然嘆曰此吾事也乃即咨之邑長蘇賚滿而悉之邑士鄭文明周德厔及聞侯之言欣然助之又率邑之士民出鏹供役於是撤朽易新去缺更全塗之以黝堊補之以磚瓦講誦之室庖湢之所凡學之具各有所葺理乃

命教諭招集生員邑之羣彥森然來萃稟之以所復之
租克然而足而是邑之士始得其養矣遂明先王之道
以教之其書易詩書春秋子史百家其理仁義禮智信
其事君臣父子夫婦日用之間誦讀以習之思慮以通
之晝為而宵得瞬養而息存而是學之士始得其教矣
友人徐君來道詹侯之事求為之記辭不獲嘗記今年
春貞游江山時見其諸山雄壯怪石突起衡雲疑其必
有卓然之士特立勁氣與山石相盪摩者及至其學讀

朱子所為二記然後知賢哲之生不偶然也又疑朱子所謂深藏不市者豈至於今末之見邪然今不異於古安知其不生於朱子之時而生於今日也邑之群士既得所養則相與服侯之教益勵於學而山石藴畜之氣將必有所泄矣豈非教化大行而人材由是出焉然則詹侯之功不可忘也是宜為記詹侯名道愈字齊之好學而文所至有善政武夷人也

蒼崖記

予性好山水嘗欲得僻地負山面溪卜居其間以自適而未能一日程仲武來語予曰參今歲假館廣信之玉邑南山南山東山曰東青有大坂皆田也北曰據山山半有古人飲馬池旁有松林高際天翠入雲霄之上居之者朱德華也德華之曾大父敬軒先生前宋之鄉貢進士也居前有溪東來北去停青涵碧有舟可漁有纓可濯得山水之勝矣德華嘗因仲武求予記之昔東漢公理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者其若是歟唐李愿居

盤谷宅幽而勢阻者又若是歟予雖未見南山勝槩而仲武之來者三遂想像而為之記予嘗與仲武之兄仲原約遊少華其時當一觀也又為歌曰蒼兮縈兮草木之青青崚兮嶒兮石罅之層層草木之青青山之青也石罅之層層山之厓也厓之上子之居之有琴有書歌斯聚斯蒙帝力而不知厓之西有田一方兮子其農之種之有酒一盛兮子其福之告之忘人世之盛衰優兮遊兮其無憂兮休兮留兮其無求兮安得化予之兩臂

以為羽乘風以行覽南山之勝槩以契予所好於平生

桐山老農魯貞記

萬青軒記

予避亂之九年歲在庚子始結屋于梧板之平安塢以居四圍皆山也因名之曰萬青一元之氣行乎宇宙之間節而為四曰春夏秋冬春於行屬木於色為青於人為仁山之青青者木也色也生氣之周流乎四時者仁也吾嘗燕坐乎是室中前有椿桂梗柟後有松栢杉檜

左有桑柘蘭蕙右有篁竹梧桐青者翠者碧者綠者凝欲流者瑩生彩者潤飛霧者交映乎吾室峰之聳者列而侍岡之環者拱而抱巒之秀者擁而衛似黛似髻似檝似幟似屏似蓋似幄似幃交接乎吾目不間四時此青之所以為萬也山之氣為雲為衣為狗為箱異變百端而山之青青者黯如暗如昏如風之生度林樾激岩壑起於天末入於林中薦清爽蕩紛濁而向之異變百端者散而莫之見也而山色之青青者自如予因悟草

木之青不間於春夏秋冬者猶吾之仁貫乎禮義智也雲出而捲乎山之青猶吾之欲起而揜乎仁也風生雲散而山復其青者猶吾學之至而欲盡理明也正合朱子甕牖之詩之意吾以名吾軒山色之悅吾目猶生意之悅吾心子至日曲阜魯貞書

居厚堂記

君子之居也擇其里之仁者而已三代盛時比屋可封奚里之為擇王道衰澆風作川谷異制生民異習而聖

縣東沙程本德名里壬辰癸巳之變故廬燬丙申歲始創屋于居之南儒家塢扁曰居厚堂因其名而取之也今族叔魯仲良來求記而不辭也夫本德因名而字堂因堂而修德德成而鄉里化之號其里為居厚如君子孝弟者豈不美哉是為記癸丑四月望日書

光風霽月堂記

予遊江陽客鄭卿家因得識其縣之士友而不及識周叔載後七年盜起衢守崔侯鎮禦開化叔載嘗從予時

避寇山中又不及識叔載遂以為歎忽徐景順持手卷來曰此光霽堂詩也叔載取黄山谷所稱周子者名其堂求予之發揮也觀其堂臯董二君記之矣予復何言雖然予不識叔載而叔載求予文臯董亦有未言者予固不辭也予聞光風宋玉所謂轉蕙者也夫風無形色之可求而謂之光者葢春風也春風吹拂萬象生色則光矣霽月者無所云夫月有形象之可見而謂之霽者葢明月也明月在天雲翳不起則霽矣是天地間之光

風霽月也若夫惻隱之發親親仁民而愛物者動之端仁之施也自明其德萬善具四德全者靜之基德之明也是人心之光風霽月也以吾心之光霽合天地之光霽黃氏可以謂善言德行矣今叔載之名堂也其有意於周子之學乎苟有意焉四端之發則擴而充之以求仁舊染之污則日日新之以明德而後周子之光霽可幾也不然以是名堂而無以稱之則風有時盲月有時晦而光霽之名虛矣循其名以求其實使是名不為虛

一日告予曰予將於先人墓下營生穴作庵以奉先祖以下之親撥三都所有田若干畝于庵中付親派子孫收掌永為子孫修葺庵宇之資他派無與焉子為我書其事刻之石以示後人予謂仲和之志可謂嘉矣一念之頃不忘其親割田造屋為久遠之計於其生之日已完矣世之人往往汨於塵俗不知為身之計死之日子孫或不能繼遂為餒鬼者視仲和不侔矣夫墓祭後人起而合於義者也仲和之為如此可嘉矣故書而俾之

厚如之子孫驕逸遂至失國又讀蕭何傳言何不廣田宅嘗曰子孫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然後知驕之不如儉也何佐高帝定天下何求不得而為此言誠以田宅之不足恃也人莫不欲田宅而不可以多也多則生驕而為子孫之累是故不若以儉舜禹大聖人也舜稱禹曰克儉于家儉者治家之法蕭何之言蓋有所本矣遺之以田宅者以利言也遺之以儉者以德言也以利未有不廢者也以德未有不昌者也以利若彼以

贊其成命諸生分任斯役輸木傭工咸樂趨之遂徹其瓦之破者增其缺者易枋桷之朽者塗丹堊之移落者甃地之隆陷者建廚屋二築墻堵十有九桀二十又四俎十有二鐘鼓各一几二勺篚五凡學之具器故所無者悉具春秋釋奠莫不精恪承事神人以和學是用興噫明教飾學張侯於斯可謂能稱詔旨矣凡在學者不愈當懋勉于行誼以無負孝悌忠信之教乎吾見泮林多好音城闕無佻達而賢才因之益盛者風俗以之彌醇

免罝棫樸之歌將復見于今日何莫非我侯盛德之
所致歟爰系之以詩曰
生民之初顓蒙睢盱儌儌若酣顛倒走趨孰醒而作
呼使之覺篤生聖人為之木鐸何以覺之為君為師
上帝降衷下民秉彛順保性命不順失性曰知惟行
曰行惟敬用應不違靜涵無為内直外方左右其宜
為善若欲惟恐不得如餒于中而嗜飲食去惡若耕
礫其塍螟如決懸疣恐累爾形時遷物化曾無日夜

令爾不學歲月如謝張侯曰咨咨爾人斯示爾訓辭其勉于兹廟象奕奕張侯所葺弘敞清謐明舒晻翕主衮紞紘想像如生我讀其書如聞其聲神既有宇士亦有處既宇既處爰得其所吉蠲惟丁戒爾思成薦祼伏拜執事在庭粢盛鑿矣牲牷腯矣籩豆樽爵備其物矣磬鏞笛笙八音諧鳴金宣玉收條理大成神亦格止雷颷其雨溥天際雲洋洋臨汝張侯曰咨咨爾人斯脩廢舉祀其慎無隳爾士服兹教則思其效

其效維何維忠與孝聖人在天錫類填填爾士惟賢

天子萬年

又

吾邑有近道之俗者二民生山谷間無繁盛麗華之見無聲色臭味之娛男子耕稼婦人蠶績朝作而暮息勤生而安業故其習多務本其秀民知讀書識道理愛親戚敬賓客睦鄰里非法之事懼不敢為一有頑獷無耻背棄禮法者出則擯而不與之處故其質多尚義夫子

等十有一人分修大殿講堂兩廡儀門四齋諸人莫不承役撤朽敗易新美衆工聿興損者以完廢者以舉簷棟雄麗甍甓堅緻教諭來求記辭屢不獲則為之言曰兹學之修監縣之惠也若夫教之使至於道則師之責也在易坎之六四納約自牖言導人者當自其明處而通之則其入也易矣夫民質之近道亦若牖之通明也今之為教由其習之務本也而教之以孝其父母弟其兄長所以為仁之本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矣由其

質之尚義也而教之以出入往來必由之道所以趨義之路擴而充之而義不可勝用矣所謂因其俗之美而變之易者益如此兹學之士能由是一變而至於道則監縣之惠終矣師之責盡矣況吾邑山水清奇風土高厚將必生豪傑者出而明聖賢之道豈但俗之美而已哉是為記

又

辛丑六月初三日步侯來知開化縣時兵火之餘百里

之內鞠為瓦礫荊棘之所生狐狸之所穴居人迯山谷
間行一二十里無人烟舉目蕭然以孔埠郵亭為縣治
侯招諭迯亡使其復業丁寧懇至人感其誠亦有歸者
明年夏耆老請回元治者屢十月初六日侯率吏卒回
縣署事開瓦礫鋤榛莽濬縣前池深八九尺先是池湮
而縣殘破至是人喜曰池已深自是當太平相率而歸
縛屋以居又明年修文廟易其朽腐支其傾斜明倫堂
草架敧危以易新柱直上承棟草架倚柱為力不復有

未復思以明之晝為而宵省瞬養而息存求名師親益友所以為已也善輕於羽而莫知載惡重如山而莫知違理明如鑑而莫知見欲暗如漆而莫知去巧言思以悦人曲學足以阿世踽踽涼涼自以為是而不求其本心之德是皆為人也夫子嘗語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說者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諸生既學于茲學務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以負步俟作興新學之意俟維揚人也名從信字仲實有善政詞訟雖繁剖

決如流皆當於理合於人人稱之曰自吾生長玆邑未有無欲而公字我小民如步侯者又孝奉於二親皆宜書是為記

重建開化縣記

太平興國八年始置開化縣逮今幾四百年維揚步尹來知縣事時人民逃散草礫雜揉池湮道塞狐鼠居之以孔埠郵亭為治所市井逼迫吏卒無所容明年秋君率吏胥回縣以學前為治所隘甚移寺旁空屋浚池通

道鋤草莽去瓦礫召民復業又明年民咸歸作室漸復
舊觀遂與丞簿議建縣治議定君登山擇木不憚勞得
合抱梁柱一十有二與凡堪用木二千會起夫築城免
有本都城役俾斫木出山人皆趨之命徐應龍徐泰潘
理源董工木既出九月九日乙亥天大雨水漲遂運木
承流竟畢到縣基明日丙子興工七都有張氏没官屋
甚雄木未足君又親往不憚勞折屋下瓦取木于山者
六千十六日天又大雨水漲木瓦乘水而下若有神助

為逸也若農夫之治田赤日淫雨無不在田除螟蟊去稂莠不憚其勞至于西成則千倉萬箱而至於殷富昔之勞者所以為後之逸也令君之建縣不憚其勞而享其逸猶農夫之勤而有秋也士之仕也以其材易天下之養也天下之爵祿以待天下之材也令君之勞於治者以其材享其逸者受其養也庭無留訟獄無滯囚野無不闢之田里無夜警之盜規粮以興學排田以定役以其材易百里之養而人咸曰宜不然居其職而怠其

事享其逸而憚於勞上之人無倚任下之人無所取正則非所謂以其材易天下之養者余固無取焉因老人之請而為之記俾刻之石以不忘君之德君名從信字仲實維楊人縣丞劉洹字伯威信人也簿尉劉伯顏字仕弘燕山人也

武安王廟記

和州李侯為開化之九月令行禁止百里之内恩威兼濟囹圄生塵人復舊業百廢並舉於是始作武安廟于

之蜀之先主屢戰屢敗孰不以為不如曹與孫也故荀彧司馬懿周瑜呂蒙之徒委身事之為致其勇英雄之見則不同若關張氏是也關張之意以為大丈夫不出則已出則必擇其主苟非其主而事是不義也曹操漢之逆賊也孫權漢之叛臣彼荀馬周呂之徒以之為主而致其勇而不知事非其主之為非義也先主雖弱事之則中興漢室豈非義哉此其所見甚大而非荀馬周呂之徒之所及也神姓關字雲長河東解人也與

涿郡張飛從先主於平原寢則同床恩若兄弟稠人廣
坐中侍立終日相與周旋不避艱險守下邳為操所擒
殺顏良於萬人中以報操復歸先主取襄威震華夏操
欲遷都以避其鋭其為勇也其為義也視荀馬周呂之
徒何啻神龍之與蝘蜓也蜀人往往立廟以祀之宋祥
符七年解州鹽池水乾召龍虎山張天師治之天師符
神往數日鹽池水赤神斬蛟持其首出水中鹽池復故
詔立廟豎泉山賜額曰義勇封武安王茲土每遇盜賊

臨境水旱疾疫禱輒應惟神生而義勇没而為神助國
救民義也斬鹽池蛟勇也惟義與勇死生以之其廟食
也宜哉今侯之立廟豈曰為神亦所以為民也侯名大
芳字名遠和州人廉而明剛而決故能為政如前所云
既論其事復作迎送神詞使歌以祀神歌曰
東風兮吹雨芳草兮靃靡極目兮千里思夫人兮信
美設芳馨兮以俟登平臯兮遠望馳情兮浩蕩髥未
來兮何所聊躊躇兮延竚髥之來兮變陰陽蘭佩下兮

桂旗揚乘赤兔兮從周倉據金鞍兮以騰驤擊鼓兮其彭考鐘兮其鏜五音奏兮鏗鏘玉盞兮瓊漿牲牢兮畢張幣帛兮盈筐盍將進兮中堂神之享兮降康

右迎神

會中堂兮享靈修幨剡兮淹留折桂枝兮山阿採杜蘅兮中州冀少延兮龍輈眕茲土兮夷猶灝氣兮四浮神倏返兮白霧收令險路兮無頗使風波兮安流表高舉兮山之上禎祥紛兮而來下雲霏霏兮承宇

十能之已千之善初勉乎哉

桐山老農集卷二

元 魯貞 撰

序

送劉縣丞子光道光遠序

常山縣丞劉彦英溧水人也予嘗識其兄彦敬於松江俯仰十年事予閒居山中今年二月七日予適出郊外及歸彦英來訪不及見也諭以詩又知彦敬之有弟也

寒食后二日二客過家問之則彥英嗣也丰神清爽逈然非庸衆人與之語溫乎其有倫也粲乎其有理也光遠盛脩齡之壻也脩齡與予為同年然則予與光道光遠有通家之好焉人之生子得一以紹箕裘足矣況二子皆有才美耶於以見劉氏之多賢子弟也古人之所謂難兄難弟者今於劉氏見之其來見我也無所能猶將進之況有學有文乎予聞道若康莊然人之由也求以止夫所止之處也若旁岐他徑荆棘蒙蔽山石交加

求至於所止之處不蹉則跌其至也豈不難哉又有欲適越而北轅欲適燕而南轅雖行役窮年求至適所止之處不可得也學者由致知力行以求聖人之道是由康莊以求止夫所止之處何其易也由百家諸子以求聖人之道是由旁岐他徑以求止夫所止之處雖至亦難矣由佛老異端以求聖人之道是由適越而北轅適燕而南轅不可至也必矣二子由予言而求聖人之道而不至乎所止之地者予不信也又聞百川赴壑而至

于海非其不已也曷以至于海也試以是思之光道光遠之見我得以敘通家之篤焉故書以贈之

送計希孟序

君子之出處有義存焉其出也其處也莫非義也伊尹之就桀也義也桀不能以用天命之去耶天命旣去則獨夫也其就湯也伐獨夫以安天下亦義也管子從子糾出奔君臣之分未定也不死事仇未害於義也相桓公匡天下亦義之可為也夫以出為當出不若以義度

之而出也以處為當處不若以義度之而處也出亦義也處亦義也君子之出處亦如是而巳浮梁計希孟介宗暘不遠百里訪予於梧板之草舍曰近年盜起嘗以民兵從元戎征討軍敗幸免今路稍通將歸而讀書故山不復出矣求夫子一言歸為鄉里父兄道也時天雨雪不止留於家三日希孟求不巳宗暘又為請因為之言曰希孟之從軍義今歸故山不復出可嘉矣苟有用子者起而從之管仲之所以相桓公也又何以不出為

哉恐其未達於斯也故以前賢之出處合於義者告之

古今文典序

太乙肇判天地萬物之理不能以自明惟其言能宣之人惟能言而不知其理猶不言也聖人知其理而能言之而後天地萬物之理昭晰於天下而人文之由始也伏羲畫卦而易作二帝授受而書興太史觀風而詩集夫子正王道而春秋成言出而理明不飾而自文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立天極也自是而後

理必學而後明言必飾而後文葢有聖人開之於前也若曾子子思孟子能飾其言以明其理亞夫經者也自是而變於是乎有若左氏之雍容莊生之飄逸戰國之明辨賈誼之雄偉太史公之質實皆能飾其言者言能明其道而古文亡矣是雖未足以明理而能達其所言之意者也變若東漢若三國若六朝文不能飾其言言不能明其道而古文亡矣至唐韓愈氏出文能飾其言言能明其理宋歐陽子和之而後大行復還前人之盛

然恨其明理者少而達意者多也若柳子厚若二蘇若曾子固皆致飾其言以為文而達其意所能言者明理雖未而文足以繼乎前人予暇日自五經而下取凡作者編為古今文典謂之古文者非謂上古也以其奇辭異體人所不能道如天球河圖而不可數見者也自慎到止怪石供凡若干篇為古文典謂之今文者非謂今日也以其敘事論理人所不能無者也如盆盂衣服人資以用而不可缺者也自絕秦王止曾子固凡若干篇為今

文典典故法也欲學者以為法也甚矣文之難也自孟子以下至於今日二千餘年間號為能者止此十許人耳是二百餘年而得一人也若唐之韓子則三百年矣夫以三百年有一人何其少也惟其少也是以難也規矩周密體制備具後有作者如匠石之能循規矩也或曰作者衆矣今曰止此十許人者若過矣然文不足以飾其言言不能以達其意上不能以承乎古下不能以垂於後非吾之所謂文故不取也吾之所取止於此矣

復乎前人之美則予之所望也有能由是而求作文之標準若屈原之離騷别為一集則程朱之文學自當讀之茲以取文故不及也言必飾而後文不飾不可以為文欲飾其言必由於學而文所由以作也文既作者世之飾其言者何其多也然皆達其意之所欲言而不能以明理而四維之文於是乎息矣

贈方平叔序

方平叔與予居相近年十一喪母十二喪父隣人許妻

以女遂衣服食其家年二十四一旦如有所感棄家入
廣遇師授以雷法拜薩九陽子羅浮聞金丹之秘歸而
道法顯呼召雷雨立至王公貴人多敬之贈以物輒不
受人有急則救援之或隨身帶錙遇貧困者與之無吝
色人皆號之曰方神仙又令將遊江湖求九陽未盡之
旨徵言於予予謂人惟有欲也故不能學道子女玉帛
人之所欲而平叔無所欲可以學道矣又聞金丹之秘
於九陽之徒矣怪世之言金丹者知藥物而不知火候

自復而乾由庚甲歷一陽至九陽進退陽火也自姤而坤自申而已由一陰至於六陰退陰符也所謂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時時中用刻者也子行江湖遇知音者而問之其言與斯言合者是真知金丹者也子其參焉師焉茍有言者不合於斯言也是人也亦妄言耳子遂去之而勿與之言可也夫以子之不欲而求之之切也其必有所遇以終九陽之旨於是書以為是行之贈

送程子長北遊序

程君子長氣剛而方學粹而文性好遊常踰淮涉江南至浙之右近處江之左覽江山而得其勝擇人物而交其遊不以為足復謀於予曰吾以為遊趙乎夫趙多感慨悲歌之士感慨則志不固悲歌則志不立吾固不往吾以為遊齊乎夫齊太公之故國也尊賢尚功流而為霸故其地人多詐吾意其餘風猶在吾又不往吾以為遊秦乎夫秦棄禮義尚勇力今吾冠章甫衣縫掖無所用之吾又不往吾以為遊鄭乎桑間之音靡靡之樂夫子之

所放也而以我為願聞鄭聲者乎吾固不願聞鄭聲者
也而吾又不往是遊也舍京師無適已京師風雨之所
交也文獻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輳也無悲歌以感之無
變詐以惑之無勇力以威之無鄭聲以蕩之遇則能使
吾貴如瑚璉通則能使吾明如秉燭尊則能使吾重
如九鼎進則能使吾榮如春華然則舍京師無適已子
以為如何予聞之曰智者不懷才以狥人仁者不藏道以
忘世夫能有為之為才人求之我舍之非知也人舍之

我求之非知也夫道將以共由之也巳由之而不能使人由之非仁也天下不由之而巳不去之非仁也嗟乎貴君明君重君榮君在人君貴君明君重君榮在君在人者君無與焉在君者君其慎之其遊也豈不綽綽哉予往嗜學而不能館於人好遊而不能求於人旣無他能又苦家貧用是常不能遂其志君居則人敬以為師出則人慕以為友予是以不及君君自計有餘矣又何以謀於予也

送涅古栢主簿序

至元二年冬十月部使者至衞衞去開化百五十里民之耄耋相扶携造使者庭舉主簿涅君之能曰君自始政至今不怠道路橋梁無不理者夏飢君賑恤有方民無菜色使者未之然也至常山常山隣縣民不於其官之稱而稱君至開化民之舉君益衆使者由是然之案牘稽延以君故無所問復戒勉于政慎厥終邑人魯貞曰此可以見人情之所與也苟不與雖刑驅勢迫不肯

從設有從者非其情也且君何以得是於人哉其志確其行直其志確故不為賄動其行直故不為私撓確而且直雖神鬼其順之矣況人乎且人之所以舉君者公耳公者人之所同也夫民豈難治哉得其情則喜逆之則怨為政者亦惟得人情而已彼為政者而人不與者逆乎人情者也太上得民心其次得民情其次不失人情然則君之得是於人者蓋不失人情也使君異時調他縣他縣之政愈於今升臺省臺省之政愈於他縣是

為不負邑人之所舉是為不負部使者之所與也

送徐仁可之上海典史序

友人徐仁可世業儒以儒者之業博大難成也去而從吏今為上海縣典史將行求贈言於予夫仁可求言豈徒以耀於人蓋將聞善言以自益也試為仁可誦所言夫常人之情不剛則柔剛則折柔則屈未有得剛柔之正者也子獨不見夫金乎愈煉而色愈明愈久而質愈堅誠天下之至剛也至於範以為器或方或員細如絲

曲如鉤薄如紙常如人意是剛而能柔也故剛而不折子又不見夫水乎激之則濺上決之則注下東則東西則西是物之至柔者也至其潰山岳突隄防當之者摧觸之者傾孰之能禦是柔而有剛也故柔而不屈知其說者斯得剛柔之正矣仁可操刀筆日久閱歷世故日深其於處已治人固已素定於胷中豈假予言而自勉焉若夫剛近於躁柔近於僻毫釐之差則失之愈遠豈但折屈而已哉故為仁可誦之使時以是自考則得剛

柔之正矣

送鄭道源之金陵序

釀黍以為酒麯蘗之和有常劑矣而其味之或甘或冽或辛或旨則非人之所能必也調水以為羮鹹之以鹽酸之以梅期于適口而已然而欲甘而甘欲酸而酸則固人之所能必也隂陽之相盪而人生焉矣然而不能必其昬明强弱也猶釀乎酒之不能必其旨冽歟人生而各有所業欲儒者為儒欲吏者習吏欲農者務農

欲商者從商欲工者學工猶調羹之能必其鹹酸歟然而人之昏明強弱之不齊惟儒者能變之農吏工賈不能也人而不為儒猶棄稻粱而嗜糠粃也夫為人莫如儒宜其世之人舉皆以為儒也而其從農從吏從工從賈者何其多也惟其不為儒也反群聚而笑之者有之矣予嘗求其故矣彼竊儒之名而無其實者聽其言誠儒也察其貌又儒也問其行則非也其為世之訾笑儒也世固有儒者而人未之知也夫儒者以其所能必之

志而變其不能必之天窮理則知可至矣力行則德可進矣守之以誠則道在我矣行之以恕則善及人矣是儒者之能也特患人之不知耳苟知之則將為之為之不暇又奚暇乎笑往年玉山鄭復初篤學力行由進士為德興丞為處州錄事勇於行義不畏强禦不顧利害卒為豪有力者噬去人無賢愚聞者莫不為之扼腕然後知世之以儒為訾笑者笑竊儒之名者也非笑夫儒者也鄉人鄭道原受業復初之門於四書於書旣吪

嚼而啜其味於詩於文又咀嚼而嘗其腴忽别予將遊於金陵求一言以自壯夫為學之方脩己之要道原得之復初深矣予何足以及之然朋友有切磋之義大江之東復初之鄉也金陵又復初所嘗遊也必有見而知之者道原往益求鄭氏之學如口之於味則能變化氣質為儒者毋徒曰儒以取世之呰笑哉是則予之切磋之義也

送徐起潜之同古市巡檢序

静江古桂林也其地極中國之南多荒茅篁竹叢薄深林其境與蠻獠相隣其風土與中州殊其田瘠其民不常佯狂而狼貪其山皆卓然拔出伏至地聳造天峯巒四面駢立若笋其居巔巔依險阨控御一乖輙群聚而剽竊警邏誠謹則雉兎遂入夷島中其氣候不齊天雨即蒸濕稍煖故瘴熱無論四氣霧襲人身煩寃潰亂其仕者往往無久居志每自解弛去而廵捕官為甚致有假故不行者横塘徐君由晦庵書院山長秩滿調静江

福泉縣同古巡檢命下即戒途且徵言於予以自壯予固不惜夫言也橫塘日煅戈砥戟矯箭躍馬從卒三十人周旋溪洞澗谷間以求盜而獲之則戢暴之法不如是也饑得食寒得衣老弱得養使之各得其欲而自不為盜是守令之責也非巡檢之所得為也九人之情就利去害愛榮惡辱無彼此之異也議者猥曰蠻性忿鷙易變難復不深究切之所以仁之也示之以向背申之以信義所以懷之也自負固不服率令即掩襲而搜擒

小龎着白鬚髮手執桄榔杖布衣而皂縧見予出對曰俊傑今看魯兩生予應聲曰英雄昔傳漢三傑恭甫喜後三年予出疹父石溪翁夜往石井請吳仲高服其藥而透仲高恭甫子也餘症未解仲高命其子舜卿來治藥病愈予得子又孫遇病必服其藥家去年孫宣遇出疹服得新藥愈夏予冒嵐氣氣逆喘甚得新曰沙也以繩刮之紅點如沙針刺指田縫出血黑服藥而愈予今七十三見得新父子曾孫五世矣而予可謂老也於是

知恭甫之有後而醫道之日以行而子孫日以昌也予雖老而著書不知年之日加也恭甫凡慶甫刋及幼方以濟人值亂板亡得新勉其子以家學復鋟板以繼前人美可也亂後人家多廢而予與德新獨存可不知其所自邪

桐山老農集卷二

亡一日徐文淵至予家書程公謹所賦萬青軒詩予因思此詩可以歸之公謹蓋公謹於希茂為一家而其尊人紫崖先生嘗與章泉遊故也詩者吟咏性情優游和平優游不迫至於用字生澁鍊句强硬使人讀之激昂刺吻而無味此宋末詩人之失亦其習之然也然此詩所謂忘寢宵興不廢簡編者可見古人為學雖老而不輟也吾徒見之當可以自警故書以復其卷于公謹焉

贈龍文

夫何少華之峻高兮參列星而為侔埶廣大而盤踞兮氣淫溢而上浮凌昊空之岌業兮廓回環以綢繆建雄標於鴻濛兮起太虛而獨抽層峰湧而流躍兮翠草爛而不收儲元精而下注兮産瓊液於靈湫石嶙峋以硱磳兮若繚垣之四周森駢交於矗起兮陰霏微而欲流白玉以為底兮蓄清泉之幽幽映峭壁而摇蕩兮羅纖紋之潏潏視若淺而實深浸澄潭之積雪玉色交以映人兮絕纖埃之清潔雨彌旬而不漲兮日流金而不竭

極瑩淨而無瑕兮含內柔之明徹誕白顆之轇轕兮接
素彩於明月發寒威之凜洌兮解人世之炎熱信茲山
之精神兮奚至斯而融結惟神龍之育質兮稟純陽之
昭晰象乾道之變化兮諒潛飛之有節集衆美于厥躬
兮塊獨處此昃闕妙感通之無方兮亘萬古而不滅望
天津之浩洋兮波瀾漫而無涯神物雜遝乎其中兮涵
星宿之光輝若東海之最鉅兮積太陰以浸之蓬壺嶽
其中峙兮環弱水之逶迤群仙往來乎其上兮折三花

而娱嬉龍皆外而勿居兮處此山之清奇山有似乎蓬壺兮水有似乎天池故神龍之自處兮孰大小之能窺惟無求于欲兮廓澹然而無為世有求於吾龍兮願作雨以潤穡歲八月之旱兮衆禱祠之以惕召屏翳以先驅兮豐隆奔而效職雷填填而先後電閃閃以交織戒風伯以清塵雨師群以相逆沃焦土以沛澤兮忽熉熇之屏跡錫農夫以西成兮實神龍之大德聞兹美而遂往兮吾將憑虛而附翼攬予轡而南行兮御清風之揚

揚盻少華之巍巍兮隨飛雲以翱翔至黃石而一息兮旦予將至于仙鄉近靈境而止宿兮肅予中而清靜久離群而自晦兮不與世以相競憫人生之須臾兮老冉冉以來迎闡九陽之緒言兮知金丹之延命歷火候之周天兮九十月而入聖質茲聞於神龍兮庶脩行之有定上寥寥而混茫兮下肅肅而凝瑩日杳杳而無見兮耳寂寂而無聽叩靈洞而陳詞兮惟神龍其予應

故高節書院山長徐公墓誌銘

夫人之為學內之修諸身外之修諸政修之身者我之所可必施之政者非我所能必雖不能必苟能行之於家則家猶國也君子之觀人見其能治家則知其能治國也予嘗求之今之人得故高節書院山長徐公焉衢之徐蓋偃王之後也韓子所謂散之徐揚二州之間者公諱某字某五代末有諱榮者仕至中奉大夫始居開化之芹川八世孫飛習文武藝宋理宗時貢補文武二學試武舉挽二石弓弓折以此見黜遂不仕號白雲處

士次子丙承信郎浙東路分有子二人長紹中澧武為
進勇未及受郎官而卒次懿和初烏江縣尉有子六人
公其次子進勇無子以公為後未幾一兄亡一弟出繼
同居者四人處事一以烏江為法事母孔氏至孝溫凊
定省未嘗少懈兄弟將析家産公合得半因喟曰吾獨
有家産之半彼三弟者何以為養遂於其田十取其四
以其六歸之三弟又以所得若干為養母之資令幼弟
司其出入一無所問又謂三弟曰吾産既厚凡官府之

供給親戚之往來爾無預也居常怡怡無間言鄉黨稱其孝弟待人接物以信人有急難則救之有匱乏則周之逋有負不能償者則免之人懷其惠欲有所為則人爭趨之里有爭來就公決公為剖其是非咸悅服以解其為人沉默寡言寛而有容大德間有以茂材薦公者省除常山縣教諭秩滿調餘姚州高節書院山長將之任以丁父憂既終其喪不復為仕進計築宅於故廬之西偏以居又葺二廬以居二子竹木花果交植屋之前

後可以娛目可以悅心菽粟雞豚足以供祭祀採山釣水足以待賓客三弟子姪足以供使令優游自適足以樂天年所謂為政其在斯與予聞人有善行而不得用於時者子孫必昌公子曰蘭曰華與予遊好學而文其兄弟衆多予雖未獲盡見而皆向學子孫之昌未艾也公生宋壬申没于後至元辛巳年七十葬于大石潭祖壟之右父即進勇祖即路分曾祖即白雲處士娶劉氏子四人女二人孫八人華以公之行求予銘遂述其事

而為之銘曰

人之有為而不用時于其一家見之設施由小覘大國亦如之以公之材而止于斯豈非命耶為善者報有子有孫詩書攸好曰蘭曰華前唱後和兄弟衆多不弱一个將有顯者以大其家人定勝天斯其匪誇石潭之阜草鬱松茂伐石刻詩以期厥後

故遂安縣主簿孔世廣墓誌銘

孟子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葢為常人言耳若聖人

之澤雖百世猶未艾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今觀孔君之
行尤信君諱灝字世廣去先聖五十有三世去宋御史
中丞諱道輔九世中丞之孫諱傳隨高宗渡江賜居衢
州贈中奉大夫生端問奉新縣丞奉新生璹漳州錄事
錄事生擴銅陵縣丞君之曾祖也銅陵生應發武寧知
縣君之祖也武寧生紹字成叔君之父也少工詞賦有
聲宋末官從政郎工刑部架閣元初革命以先生為西
安縣達嚕噶齊不任再辟清節書院山長又不任娶徐

氏先没再娶王氏生三男幼則君也君早孤奉母以孝
聞由孔氏恩例得寧國路學正轉政和縣苦竹寨巡檢
丁内艱服闋海寧州儒學教授憲司帥閫以掾辟不就
家居時四方盜起江浙參知蘇天爵揔兵過衢選主西
安簿轉餉給軍有功升江山縣尹尋勑授將仕佐郎建
德路遂安縣主簿蒞政數月治有成績忽嬰微疾遂至
大故思朴自護喪以歸君幼聰敏嗜學心事坦夷外無
崖岸雖有聞不自大恭儉慈仁生於至元甲午八月十

有二日終於至正乙未九月三日年六十二娶劉氏安
康郡侯之孫男三人思朴思模思森女二人孫男一人
克喆以明年丙申十二月庚申葬于西安縣之西溪源
銅陵墓側劉氏生於壬寅七月二十一日没於乙亥十
二月初八日年五十八附葬西溪之源思朴以君之行
實來乞銘貞與孔氏交三世矣遂不辭謹述其事而論
之曰自聖人至君五十有三世矣而君之兄弟皆彬彬
有學食禄于時以世其家所謂聖人之澤雖萬世猶未

丈者也銘曰

三衢孔氏自中奉始曲阜太末二宗對峙代有顯人不替厥緒聖人之澤百世不已惟遂安君克紹厥美設教縣庠縣庠以舉轉餉給軍其績愈偉由是而升佐政百里為治有方建立綱紀天命有定一疾遽死嗚呼痛哉九京莫起西溪之源厥土剛只卜葬于兹附以劉妣聖人之澤譬諸流水出為溪澗瀦為沼沚將有瀦者其在孫子其在孫子作詩以企

程道夫墓誌銘

予嘗銘則明之墓矣後十有九年程容以其父道夫之行來求銘則明弟也道夫兄也既銘其弟不銘其兄不可道夫姓程氏諱寧其先成王時庶子伯爵於廣平程國國亡後復以為氏至晉鎮東將軍元潭守新安居歙之黃墩廿九世孫伯之徙居開化之龍山道夫其裔孫也道夫兒時有大人志及長勤儉理家能稱父母之意父母終喪祭以禮服闋人意道夫必

分兄弟而食乃相語吾兄弟既不分於親在之日今乃分於親終之後乎各以所有共為出入或以役事當詣縣若府兄弟互往事已不私留財縣令以其友愛之篤也名其堂曰怡怡以表之故廬燬復創新居高明清塏置琴棋圖史其中前後植花木每當春芳繞砌秋月籠軒命尊歌風壎篪互和賔親至則欵之盡歡教子姓以禮義敦柔行端確閨門嚴族姓和喜怒不形雖甚恚能容里人爭鬬公為折中皆得其平

公生於某年某月終於家年七十公與弟生同氣死不忍異穴與弟合葬遯山之岡子三人容起挺孫六人曾孫三人時至正八年九月庚申也父器祖伯從曾祖埏吾聞漢時姜肱弟兄友愛常同卧起而田氏不忍析産庭下荆樹復榮世降俗薄有視兄弟如路人者有如冦讐者聞道夫之風可以愧矣此予之所以既銘其弟又銘其兄也銘曰

鄉鄰有鬬披髮相救胡今兄弟相視若冦至于急難

惟公抱有用之才蘊有為之志處富而好禮結交而尚
義見敵而明氣剛而智待宗族以和周貧困以利接人
以誠而賓客歡待下以誠而家事治樂道以養高懷仁
而慕義為善若不足獨立而不懼謂宜室家之胥慶而
享壽之者𩔖豈期一疾而命止於斯謂宜有位而能祿
豈知世道艱而不得見之設施嗚呼痛矣哉某等萍梗
之踪東西無依一旦相見遂結新知意氣之同有若蓍
龜朝夕居處欣戚同之公乎柰何九京之歸哀動于中

有泪漣洏生也倏忽薤露生悲白楊蕭疎寒風凄其想像音容邈不可追公乎有靈來舉予卮尚饗

謁武夷精舍祭文

維昔聖賢繼天立極厥統承承而靡有惑於皇宣聖乃集大成孟受思業孔道以明自是而降大音絶響異言啾嘵千岐並往道則如砥夫豈人遠胡然却行不畏日晚遐哉邈矣誰紹絶學帝實惠民是生先覺周發其微伊洛達之先生嗣興推而廓之猗歟先生篤實剛明深

探詳辨默契力行悠然千載獨會于心述經立言紹于
斯今諺所謂祥景星鳳凰至於用世曷有曷亡生以為
命不如稻粱一或有違孰不遑遑有炳遺訓至理孔彰
貽爾來者飢饔渴漿茲溪之曲歸然厦屋有寢有堂公
手所築貞來再拜瞻仰太息遺墨在梁猶見顔色神倏
來遊千崖以秋風生澗響雲行山幽神聿其歸棟雨霏
霏烟鎖岩扃鶴唳林悲酌溪之泉酹以遺像侑以詩歌
庶幾來享

弔嚴子陵祭文

歲己未之仲冬兮予舟行乎嚴瀨經先生之釣磯羌四顧而興慨冐垂堂以遊目兮覽山川之勝槩礲東而湍激兮沙與石而相磕山岋岋以旁圍兮水渺渺而來會顥石矗以造天兮奔雲結而為蓋叩先生之遺跡兮怳高風之猶在昔炎劉之中葉兮薰與蕕之雜揉偭通衢而不騁兮反彳亍於蓁莽捐蘭芷於笥外兮羌以為不芳也擷蕭艾以充佩兮曰此為良也大厦之傾兮非一

木之可支江河之竭兮豈線流之能輸道之不行兮時不可為也遂全身以遠害兮亦先生之宜也迨故人之龍飛兮復炎祚於既滅胡頫然而忘之兮曾不屑於一謁懷琛以自潛兮詭跡以自絕暨旁求之既遍兮始為君而一至何狂態之猶故兮感天象之呈異終然袞冕之榮兮不易山林之志退復從於初服兮不求聞達於斯世皇天之生賢哲兮固將以之而覺斯民舉皆封已以高尚兮又何賴乎斯人昔夫子之遑遑兮亦豈其有

他故見赤子之呱呱兮將為之乳哺彼沮溺之並耕兮
曾不足以語此而楚狂之過門兮又何歌之為訾是以
聖人之道兮貴時中而後止周天下而不遇非聖人之
真情豈恐遽棄乎斯世兮曰吾道之不行使先生而悟
玆兮胡為而至斯哉將猋舉以響應兮策奇勲於雲臺
奈何其不然兮獨高尚之不可回雖不周于古道兮抑
亦可以為清矣彼射鄒以抵巇兮惟恐容身之無所惟
先生之高視兮曾何足以芥蔕萬鍾之不屑兮又何有

於成敗斯其所以為先生兮雖千載猶未沫苟致君於當時兮未必芳名之如斯重曰前先生之避世兮吾無能以議為後先生之獨善兮爰結辭以問之

祭葉蟾心文

歎人生之須臾兮時既往而不返質萎弱而莫恃兮旦適忽而遂晚歎濁世之紛汚兮競蚊蚋之縱横羗欝結之無解兮獨欷切而屛營夜漫漫而不寐兮氣涫灊而若驚志惝惘而不舒兮愧獨此而勞生願逍遥以遠舉

兮從赤松而登仙服醇粹以保神兮長恬愉以引年去埃壒之煩寃兮超衆患之牽纏何玆頋之未果兮遭塵網之拘攣美高人之化羽兮若有得乎自然坐寥寂而遂徂兮形枯槁而日朘遠末路之汶汶兮去故鄉之翩翩舍嗜欲之怦怦兮離形智之翾翾乘太虛之鴻濛兮與坱圠以周旋漠清静以廓落兮澹無為而不遷彷彿至乎清都兮造閶風而留連神浩蕩而娛嬉兮凌天池而孤騫保厥美而不放兮仍丹丘之綿綿惟高人之在

世兮當覲君之龍顏被紫衣之披披兮帶黃金之珊珊
綰墨綬於會昌兮留遺愛於南寰既致仕而養高兮日
倘徉于溪山忽云疾而遽亡兮叫浮雲而不聞瞻高風
而太息兮涕交頤之沄沄林蕭條而無聲兮野曠蕩又
無人風颯颯而申寒兮嚴霜下此秋旻衆芳黯黯而將
謝兮値鵜鴂之悲鳴白日晼晼而遂西兮列星出而極
明月去望而銷鑠兮夜逴逴而已冥悲蕙華之旖旎兮
從風雨以飄零華紛委以變色兮枝萎黃而樛横聽蟋

桐山老農集卷四

元 魯貞 撰

詩

歌行

庚子夢徐竹隱

竹隱於予長十歲長者是兄小者弟垂老結交不論晚
同心何啻花同蔕挽舟鑑湖探禹穴天衣雲門遊相繼

觀松龍井泉泠泠回首飛潮喧海澨自兹别去已七年秋水盈盈不可厲大地紅塵撲面來遥望塗山眼為眯兄歸竹隱無恙否弟竄深山誠拙計忽然清夜入我夢相對無言意彌契訪子延我坐中堂問訊之餘方欲憩遽遽而覺知是夢月照梅花聞鶴唳

可憎翁歌

君不見黄石東皇元有客可憎翁白髮未白耳半聾稜稜骨肉貌中古獨行踽踽前賢風又不見君翁之踪有

時傲睨呼清樽長歌短詠天地中醉來未覺酡顔紅幅
巾華帶不足貴一生取予何其公有財不肯輕恤匱有
詩不肯輕干貴渠自渠兮儂自儂清風明月十畝屋樂
莫樂兮情親同是以風俗薄往往楊公嗚呼為可憎翁
翁亦不為錯翁之可憎翁巳知人知憎翁翁不疑憎兮
元是愛之本愛兮元是憎之基一憎一愛在人耳請君
呼酒歌斯須

雪墨題詩

天女織花飛玉屑下顧陶泓駐瑤轍玄英射月兎穎濕化作龍蛇形曲折字字寫出天花香黑白混合成文章虞庭賡歌相頡頏封上琅函達玉皇

寄煉師方善可

青霞道士人不識呼吒風雷指顧間月滿秋山騎鶴去雲生曉洞斬龍還拾荆煑石能醫病煉汞成金好駐顏我每喜交方外士幾時相與扣玄關

雪

瀛海仙妃騎白鳳夜栖十二瓊樓凍雪縷銀絲織龍水花影滿天韶色裏夢入崑山奪玄圃老蛇張鬚鶴起舞盆捧明珠壽王母神雲捲春留太古回首乾坤色界空玉龍嘶原闕四字

松花餅

蒼龍吐涎結黃玉井刀開雲落香肉蓮房夜釀百花膏膩瓊膠粉神功勞金盆捧月疲蟾舞飛入黃庭驚姹女幻出明珠照仙子汞葉鉛枝織花雨松花之餅能休粮

道人得此真奇方緘封遠寄令我餐後天而老凋三光

古選

重陽留唐山

曒曒天氣晶熙熙日華動雲消石厓露風過林葉閑唐山逢九日菊蕊無由供生平不嗜酒豈待白衣送登臨山水間輕裘薄寒中蘊真思方愜覽勝目自縱良朋偶然出談笑雜嘲諷更辱信宿留情親意彌重睽遠念合屏浮生驚若夢何當長致屈盃盎晨夕共

宿泰康寺

山行已八日不覺足生繭弛擔憩僧堂敘舊接語軟夙昔懷道心故遇相知展山高秋氣凉林静鍾聲衍松竹交繁陰雲霧互舒卷焚香鵲噪簷聽經鹿下峴大道本無為飛光自流轉相與嗜道腴至味足咀吮始知方外交外物自可遺何如湛秋潭誅茅在雲巘

擬上張使君

括蒼有仙人手持白玉節指揮日月下甘霖徧江浙豈

惟蘇畝畝亦喜洗炎熱左顧流福星右盼飛翔雪翩𦐇騎紫鳳八紘盡超越直上青雲端開闢朝帝闕

五言律

中秋夜月

中秋今夜是分外月新明大地山河影五行金水精陰雲何處至天闕幾時清終被風吹散寒光照四更

久雨

一雨五十日春光渾不知有天皆滲漏無地不淋漓孤

鶴迷空渚群蛙鬧淺池因思盛衰理天地有還期

遷梧坂四首

三載離家久一時為此留樹高風裊裊山近日浮浮篳枕優吾老詩書為子謀不知穹壤內兵甲幾時休

日下文機寨雲生梧坂村人家連樹暗客路到溪分鬓色愁中改吾儕亂後存邊州正格鬬天際暮雲昏

同居三十載喪亂自分違舊宅依然在荒郊不可歸物華還似昔人事已知非安得吾昆弟金錢共采薇

舊友程劉許時還到我家論文嬿晷短惜日畏年加相見渾無厭勞生未有涯吾衰方著述安得筆生花

七言律

甲午再寄徐竹隱

分明竹下立多時侍立前頭是令兒白飯滿匙翻玉粒黄花泛酒飲金卮浙東舊雨三年別江北春雲千里思雞唱覺來元是夢披衣起寫寄君詩

次劉用晦約遊少華韻

近山惟有此山尊養鶴仙人玉一群前約已過休落帽後期直上好書雲也知乘興尋仙侶絶勝偷生避哨軍莫若來春風雨過杖藜閒訪玉宸君

挽程思齋

記得中秋過我居欲謀一館授詩書論交如子情尤密聞訃令人慟有餘作賦鄉閭曾奏捷修文地下是新除九京一去不復返花落鵑啼春夢虛

余宗暘來訪値雪留三日次韻

誰散珠璣北斗南下方臺殿玉華含千山萬山樹生色
一日二日客停驂烹茶自是陶穀愛噉氊惟有蘇武堪
大廈何由庇寒士休說中原鬬戰酣

次程仲京韻

避地曾來銀嶺居識荆已是二年餘梅花開白蒙膚韻
橘子垂金辱寄書新似躍金歸大冶清如流水出方諸
琭藏篋笥時開玩坐想高風玉不如

次虞伯生韻

紅塵擾擾漾人身我欲去尋祁孔賓為問掛瓢箕水上何如持釣渭江濵風烟滿目青山暗歲月驚心白髮新小閣琴聲有深意知音畢竟是何人

辛丑栽菊與去年同

春花多在樹頭開不比秋花籬下栽黄白參差晚色靚紫紅炫耀曙光回去年有客攜樽到今日無人送酒來更覺花前增好景風吹丹葉下蒼苔

上王默庵分憲

登車慷慨志澄清戢暴安民政有聲道上豺狼俱已遁草中狐兎毎先驚風生白簡烏臺肅日照皇華繡斧明好佐明時清四海蒼生從此樂昇平

永年堂

高堂四面愛清輝中有仙人虎兕姿王樹臨風凝骨骼冰壺出壑耀鬚眉着彎弓馬上曾穿札横槊軍前解賦詩手種甘棠期勿伐成陰蔽芾使人思

寄吳僉憲

又持玉節過柯城一道蒼生覩福星愧我窮經頭已白
遇公傾蓋眼尤青渚蒲水荇迎舟滑野草山花拂袂馨
回首金華高萬仞峯前日暮碧雲停

和憲使王公韻

宮柳扶疎滿眼青金溪南出去途平風生衣袂草香細
日轉郵亭花影横使者乘驄巡郡邑大君有命在京城
此行深應疲民望一雨還令枯稿生
積雨初收嵐影昏曈曚日色照袍溫觀風使者下山邑

萬壑松杉翠雨聲舊約屢更猶未定塵緣不顧始成行
高峯突起層霄上明發躋攀禮玉清

題少華山

今朝同陟最高峯鳥道縈紆一線通上界星辰來鶴馭
下方雷雨出龍宮地臨高爽仙蹤古人在清閒俗慮空
濁世干戈猶未息便當學道此山中

詠十二歲妓

思凡不肯住瀛洲降謫人間十二秋歌落梁塵櫻口小

舞回扇影槨腰柔惟同秋月春風笑未識朝雲暮雨愁

漸覺微紅潮臉薄更乘半醉按涼州

五言絶

塔山

天低雲有影日午塔無陰極目三秋望登高萬里心

七言絶

次董仲可寄韻二首

四十年前會董仙秋風回棹浙江前如今滿目風塵暗

祗有山中可晏然

其二

忽辱新詩寄小軒驪珠顆顆照東園何當共剪東園韭

却對青山論道源

送邑吏楊德茂二首

刀筆從來有異聲琴堂賛畫合人情常山令尹明如鏡

又抱文書鏡裏行

其二

相逢正好又相違分袂沙頭折柳枝三疊陽關歌未了

斜風吹雨日西時

桐山老農集卷四